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个传承的故事,让我想到了题材接近、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老舍创作的短篇小说《断魂枪》。小说开头第一句是:“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

《百鸟朝凤》和《断魂枪》

马以鑫

“沙子龙的镖局已改成客栈。”曾经的神枪沙子龙,有着一套“五虎断魂枪”的绝技,威震西北,开镖局扬名一时。但是,当热兵器代替了冷兵器,那条枪和那套枪,已经遭到时代的淘汰。沙子龙“身上放了肉”,“在白天,他不大谈武艺与往事;他的世界已经被狂风吹走了”。

者是真心诚意来求艺的人,“不传!不传!”两个字,重复,两个惊叹号。二是在半夜里自娱自乐,六十四枪一路刺下来。

两相对照,让人看出了什么?不能不认识到,在面对时代潮流裹挟时,也许沙子龙的套路是生存下去的一种选择,而焦三只能是含悲而去。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在《断魂枪》题目下面,老舍犹如“题记”写了这么一句话:“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乍一看,真让人有些不可捉摸、不可理喻。如果从表面上的文字,似乎老舍要展现的只是芸芸众生在“闹着玩”?我以为,这就牵涉到老舍当时的思想、老舍的哲学

夏天来临,我跟着几个驴友去体验一回露营。纽约州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自然风光绝佳。我们这次去的莱奇沃斯特州立公园,被人称为美国东部的大峡谷。公园里有很大一片区域是专门辟出的露营地,被分割成许多块小的空地,给露营者租用。每块空地都配有木桌椅和烧烤炉,还有电源插座和自来水龙头。露营地还有一些公共盥洗室,有卫生间和淋浴房,供应热水。

露营初记

费燕

说实话,第一眼看见营地的时候,我还是有点讶异的,因为这就是一片空中空地,地下是裸露的泥土,还有石块和野草。想到晚上就要睡在这样的地面上,有些不可思议。同行的伙伴已是熟门熟路,观察了一下地形,就开始从车上卸下各种露营用品,手脚麻利地铺地席,搭帐篷。很快,一个专业的全封闭大帐篷就立在了营地上。把气垫床充满气,再铺上睡袋,足以安眠。因为帐篷是整体密封的,完全不用担心蚊虫,或者下雨漏水。

接下来就烧烤了。有同伴拿来木炭,倒进烧烤炉点燃。大家拿出桌布铺在桌上,摆开餐具和食物,羊肉串、大虾蔬菜串、排骨、玉米等。坐在荫凉的树林里,喝着啤酒,吃着羊

肉串,聊着天,甚是惬意。晚餐结束后,借着夕阳,去公园里看看风景。据说这个峡谷是北美八大奇景之一,沿着峡谷开车,可以看见蜿蜒曲折的峡谷。落日的余晖将整个峡谷染成了金色,瀑布的水流分外动人。这个峡谷以前是私人领地,后来被捐赠出来作了州立公园。瀑布旁有一个酒店,是一座古典建筑,最初应该是私人宅邸。不禁好奇,当初这宅邸的主人住在此处,每天俯瞰峡谷,在瀑布的轰鸣声中入眠,是怎样一种体验?一路看见很多的野生动物。若干只硕大的鹰在山谷间徘徊,时时撞进我的镜头。不时会有松鼠或者乌鸦直愣愣地立在车道上,以无畏的眼神直视车辆,告诉人们它绝不让步。我们只得绕行。在山间走着走着,撞见一只花栗鼠,一动不动地蹲在石头上。这种小动物最是胆小,通常人就逃,行动敏捷。可是这一只很特别,有人走到离它不到一米的距离,举起相机一通咔嚓,居然也没有“吱”地一声溜走,还忽闪着大眼睛,露出一脸很萌的表情。

好像专等着人来拍特写。回到营地,天已经黑透了。我们生了一堆篝火,又吃了些宵夜,坐着聊天。借着篝火的光,我瞥见一只动物在暗处无声无息地靠近了我们,还以为是只猫。我伸手一指,坐在对面的同伴猛一回头,打开了头灯,那只动物掉头就跑,我清楚地看见了它环状条纹的尾巴,原来是只浣熊。我们还生着火,说着话,它就敢来觅食,看来是老吃老做惯了。第一次睡帐篷,感觉很奇妙。帐篷是完全隔音的,外面的一切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见了四面八方的虫鸣,听见了松鼠在树梢掠过,听见了风刮过树叶和草丛。深夜起了大风,树叶纷纷落下打在帐篷上,听起来像下了雨。等到晨曦初露,就被林间啾啾的鸟声唤醒了。那些鸟儿的歌声,有的清脆洪亮,有的低沉悠扬,此起彼伏,婉转相和。我听得不禁有些痴了。要不是为了看日出,真想一直这样躺在睡袋里,静静地欣赏这曲天籁。

峡谷的日出也是极美的。我们找到一个完美的观日出地点,正对东方,可以看见河谷山重水复、蜿蜒而下的态势,蜿蜒的朝阳跃出了山巅,转眼之间已放出万丈明亮的光芒,照进了曲曲折折的河谷。

真禅法师历尽浩劫,不忘初心,受命重振玉佛、静安、相国三大古刹,殚精竭虑,无我利他。作为弟子的我,感同身受,以翰有缘。

我亲近老人还是在大相国寺的那一段经历感受最为真切。大相国寺经过多年的努力,1992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但是面临种种困难。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经多方面征求意见,综合考虑到真禅法师在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决定礼请真禅法师驻锡方丈,并命我担任监院协助管理寺务。1992年11月4日,海内外各方高僧大德云集大相国寺,隆重举行真禅法师升座暨开光法会,真禅法师不顾耄耋之年,往返河南上海两地之间,在完善管理机制、协调政府关系、兴建各项设施,以及开展活动、安抚信众等方面,显露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坦荡胸怀。老人在大相国寺升座三年时,决定把

“不为自己求安乐”

弘法

悲济世,无我利他,回馈社会,关爱大众。老人在大相国寺升座前夕,相国寺百废待举,经费十分紧缺,老人毅然决然向开封市残障儿童学校捐助人民币八万元,在那个时候那种情况下,老人的这个举动让我钦慕非常。真禅法师在上海举办的慈善事业更是有声有色,在各种捐助场合都能发现老人的身影,种种善举不一而足。

这副担子交给我,并设想举办交接仪式,我恳求老人再带领一程,但老人坚持执着,我不得已也只能遵命,不禁让我感慨不已。

真禅法师生前常用“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佛祖教诲告诫后学,身为佛弟子必须慈

真禅法师性格随和,慈悲度众,弟子遍布欧、美、东南亚等地区。在我亲近老人的那些年里,看到他一直过着惜福简朴的生活,衣襟补丁了又补,大褂也经常穿几十年前那件旧的,饮食简单清淡,总以豆腐乳、罗汉菜下饭,多余的碎纸条整齐地把它裁好夹成便签放置抽屉。这些只能在亲密无间的情况下才能感受老人的俭朴风范,因为老人注重威仪,讲究体面,而他自身节俭惜福的境界从不张扬,这些正是我们应该怀念与学习的。

真禅法师自幼出家,年轻时对华严、三论、法相等教理熟悉领悟。改革开放后,四处宣说法要,度人无数。真禅法师的高尚品格和道德风范永远是我们弟子学习的楷模。

十日谈

一真见禅心

发扬佛教义理中积极的部分是要花工夫的。



幽兰 (中国画) 陈荣力

坐在长椅上,披一身曙光,看尽山河辽阔,心胸也随之豁然开朗。

仔细想想,已经多少年不曾这样安静地坐下来,听听鸟语,看看日出了,早已失却了那份心境。这次露营,却似乎又寻回了一些遗落的东西。难怪那么多人喜欢露营,因为这是一种与自然无限接近的生活方式。

岷山很矮小,由好几座山丘组成,岷山也很特别,沿着山坡走,有一条很长的碎石谷,这一片没有植物生长,也没有水流,只是堆积着非常多的大小奇形怪状的石块。

戒嗔不知道这种特殊的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只是听智慧师父说,这里曾经有道清泉,不知道为什么干涸了,所以留下了这特别的地形。

有一阵子,森镇里忽然流行起了石头工艺品。那段时间,戒嗔和戒嗔师弟一起去小镇的时候,总会看到小镇广场中,许多摊点前多出了不少石头工艺品,有放在花盆中的小盆景,也有堆放在店门口的大块假山石。与其他用石头加工出的工艺品不同的是,森镇的石头工艺品都是天然石头制作而成的,而原料呢,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岷山。

众多石头工艺品店之间的生意也有好坏的差别,有位和戒嗔熟悉的李施主所经营的店铺生意相对要好很多。有次和李施主聊天,戒嗔忍不住和他开起了玩笑。戒嗔说,李施主的生意真是无本万利,因为原料是不需要钱的,甚至连加工费也很少。不过李施主却说,戒嗔师弟的话也对应不对,因为虽然原料不需要钱,但这堆石头的选择却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李施主说,自己会根据石头的形状去判断这些石头的可塑性,再赋予它们一些含义,只有购买石头的客人认同了李施主的想法,这才算成功。戒嗔忽然想起来,前些日子曾经看

天特别热,于是早早清理完兔笼后倒垃圾。刚下楼,便听到许多阿姨在聊天。小花园旁边的老年活动室灯已经歇了,门口站着、坐着好多五六十岁的阿姨们,穿着碎花或格子的自制便衣,手里拿着棕榈树叶做的扇子,外围缝了一圈边角料布头防止刮手,时而扇扇自己,时而扬着赶走附近的蚊子。这是最朴素的上海夏天。

对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往往要统计日平均气温连续达到一定温度以上才算入夏。可是在我心里,夏天是一种感知,用眼睛,用耳朵,用舌尖,用心灵。

夏天是视觉。是梧桐叶的日渐茂密,干燥的弄堂小路上,渐渐被梧桐叶挡上了日晒,多了一份绿荫,在行人头顶撑起一片绿意盎然的天空。香樟树往往会随着夏日的阳光晒得流了“汗”,滴在学校的塑胶跑道上黑黑的油,时不时滴到衣服上留下印迹,还有地上小孩们一踩一个扁的香樟果,直到现在,我还免不了这份童心。

夏天是听觉。花鸟市场里突然多了蝈蝈的声音,吃完西瓜切下西瓜皮,又或者南瓜、毛豆、胡萝卜、豇豆,塞在竹编笼子的洞里,看着蝈蝈用剪刀一样的牙齿吃食。走在小区里,常常能听到外面洒水车不知疲倦地播放着同一首音乐给上海的马路洗去灰尘,带来清凉;时间久了,炎炎夏日之时在屋内听到这个音乐,仿佛有人心头下了一阵及时雨,也能感受到些许清凉。运气好时,还能听到“削刀磨磨刀”的叫卖,这是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叫卖,咬字模糊而音调奇特,像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我花了好多年,才积攒了几次听叫卖的机会,分辨出了这独特音调中的五个字。

夏天是味觉。对我来说,没有盐水棒冰的夏天不是夏天,再高级的奶油冰淇淋都不及洗澡后一根盐水棒冰带来的沁凉畅快。更令人馋嘴的是看到别人吃着郊区亲戚家带来的甜罗素,我却因为没有这样的资源,总是吃不到。和广东甘蔗不同的是,甘蔗在水果店里能很容易买到,而且总是去皮切段卖,买来的人只需要吃就行了。甜罗素一来获得需要“人脉”,二来吃起来需要技巧,总是呈两、三节为一根捆扎,对于很难吃到甜罗素而经验不足的我来讲,要把它一节一节分开是很困难的,常常肉断了皮没断。即使很完好地分段了,要吃到肉仍需要用牙齿撕去外皮。撕皮也是需要技巧的,技巧比较拙劣的人往往连皮带肉地撕下了,吃到的部分就少了。撕开还能先用皮和肉做成小灯笼,比着谁做得好,然后再拆开了吃。

上海的变化日新月异,我们一面享受着新时代带来的花花世界,一面仍怀念着过去的朴实和简单。真想打开电视机,在电扇下再听一回那首啤酒广告歌曲,“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第一次干杯,头一回恋爱,永远的纯真年代”。喏,上海的夏天,来了。



到李施主在自己的小店门口捡石头,那是李施主的伙计从岷山里运来的一些他们认为值得加工的石头。

那时候,李施主便坐在这堆石头前挑挑拣拣,他把每一块石头拿在手中,仔细地观察,然后再把这堆石头分成两个小堆。

李施主说,左边的一堆是送去请人继续加工成工艺品的,而右边的一堆则属于二次淘汰的石头,它们也不会被运回岷山,而是直接运去小镇里铺一条石子路。

从戒嗔的角度去看这两堆石头,似乎看不到太大的差别。戒嗔咨询李施主到底用什么标准去区分这一堆石头,李施主说:主要是凭感觉吧。

戒嗔想,其实从石头的角度来说,每块石头的命运都很无助。有的石头会摆放在台上被人赞赏,而另一些石头则被踩在脚下,不受重视,造成这一切的可能就在李施主的一念之间。

人也许是一样的,即使是拥有同样品质的人,因为小小的变故,便会有着相当不同的生活,大部分人会被命运所左右,无从抵抗。

命运也许不公,你几乎无力改变,你可以怨恨,但也可以微笑地接纳,何不像一块曾经可能变成工艺品的石头一样开心地躺在脚下,即使被踩着,也要发出吱吱嘎嘎的欢笑之声?

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阻止你笑的权利的人只有你自己。快乐一直就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只要你想快乐,你就会快乐。

上海的夏天

陆至玲